

儒宗理要

朱子卷十五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類餘

文集

白鹿洞賦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畝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
粵冬孟之旣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驚陟李氏之崇
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顏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
而流芳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自
乃卽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自
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與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唐南

昇元中因洞建學
謂之白鹿國庠

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

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邈盼黃卷以置
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校雠髦而登進迨繼照於咸

平又增修而罔倦

咸平五年敕重修又
塑宣聖十哲之象

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亦

肯堂而詒孫

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洞以
歸老詔從之其子比部郎中琛卽學之故址爲屋

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
四方之士來者亦給其食

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夫

旣啓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謂此前脩之逸迹復關我聖
之宏撫亦旣震於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蹶
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
之渠渠山葱蘢而遶舍水汨汨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羗異世

而同符偉章甫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顓眇聽之爲娛實覲
宮牆之可入愧余脩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亡窮又
豈一言而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
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
亦何心乎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林萃尊枝相樛兮
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
來者有繼我將焉求兮

答韓尚書書

辭除命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
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

恩推挽之力。旣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文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旣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

關似若有可愛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
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
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
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疎不能俯
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
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
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
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
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
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

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吏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

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
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
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
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
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
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
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
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旣作然後藥之
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
察

答留尚書書

論朋黨

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

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

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爲無可取者是以輒空冒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日過熹而言曰萬年之曾大父起諸生事仁宗皇帝得執法殿中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兩未建二三大臣以爲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沐浴抗疏極言未報而以暴卒聞於是古靈陳公爲識其墓其後丞相溫國文正公又以言之於朝今以二公之言及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無疑也而朝廷每脩嘉祐定策之功大者銘鼎彝小者登竹帛顧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肖誠不勝其憤懣嘗具其事以聞於朝章幸已下而任事者莫或哀之今將復進而有言且病其不能遂也子以是爲如何哉熹謹對曰先祖有喜而子孫弗能知是不明也然而弗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爲是

汲汲亦其宜也。雖然予竊聞之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已。不務其外而務其內。若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然其所以傳世而垂後者。豈獨以一朝忼慨死職爲諒哉。予嘗得其平生之遺文。伏而讀之。其言之粹皆可講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象也。以吾子之才之志。而用其力於此。不以貴乎已。而聞於人者。亂焉久之而弗渝也。是亦殿中君而已矣。於以立身揚名而顯其親。豈不有餘地乎。不此之圖。顧乃捐書廢業。觸犯寒暑。僕僕焉奔走塵埃之中。而曰吾將以暴白吾祖之德善。而求聞於後世。爲計無乃下乎。雖然。宗之行矣。以殿中君之忠。吾子之孝。而任事者曾不以動。

其心則世之所可願者無復有以動其心矣。方今朝廷清明，耆俊在服，子之所病殆其不然。吾知子之行也，其必有以藉手而歸以拜殿中君之墓矣。抑吾前所道古之君子所以顯其親云者，亦豈遽爲無所用之空言哉？或者宗之終有意焉，則亦庶乎其猶可及也。旣以是對於其行，又書以贈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於宗之蓋不能無望焉爾。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

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蟲，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旣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

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卽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爲已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

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
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閭
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藹
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
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濶
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
能及其它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
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爲之也
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
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

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趣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濶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薨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厝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歔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

齊旣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
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
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
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
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
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
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
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李丞相奏議後序

丞相綱證忠定隴西人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

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子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

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彊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蠭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脩政事。攘夷狄爲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

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扣反復以終其身。蓋旣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闢。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其書其後。以推明之。其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

於江海之濫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於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

楚詞集註序

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
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
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
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繼
繼惻惻。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
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壯士。或羞稱之。
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投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
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
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
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

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
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
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
補注並行於世其所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
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
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
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
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
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子於是益有感
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櫟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

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卽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潏潏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爲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纔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

獨其西閣爲勝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爲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瀉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峰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峰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若湧若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

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旣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其最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峰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全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巷。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

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輾轉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

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比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窓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

藥圃井泉東察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峰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蒨岑蔚南峰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峰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卽谷口

小山其上小平田畝卽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峰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峰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步丈餘四隕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峰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

巖木氣辛烈可已瘡疾疑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梧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皆翠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峰下石崖驟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雨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蟲蠱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

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
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
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
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卽其居之遺址
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需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
完神正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
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
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
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
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

當粗畢卽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峰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旣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

云

江陵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卽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空烟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

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効。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快。勃然於胸中。恍若親見其

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旣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爲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跋顏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

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旣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

跋韓魏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

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

跋張魏公詩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附詩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爲先後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

心歎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蹟
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絕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
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已而
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
嗚呼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
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更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六先生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
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張南軒像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
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伋伋乎其任道之勇
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
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
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東萊像贊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

主而莠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自贊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闡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北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

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
崇獎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卽侯旣死於棘
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
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知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
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况永
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
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爲訓

語錄

外任內任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驕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賀孫

而今揀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

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
先生向來掾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自
問先生到此再請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如何曰且教
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鄉來南康白鹿學規却是
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曰先
生如此教人可無臘等之患曰臘等何害若果有會臘等之
人自可敬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
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腳終不可以上山頂耳琮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
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卽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

命過

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旋借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爲證後來歸家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

人傑

實錄院畧無統紀脩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脩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爲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

底在唯葉正則不從

閱祖

林丈說彭子壽彈韓侂冑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冑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曰他純不曉事情率爾而妄舉

淳

正卿問今江陵之命將止於三辭曰今番死亦不出纔出便只是死

賀孫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子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

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今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與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目孤，令人意思不佳。

人傑

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廣

今爲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閔祖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同

時僞學之禁嚴彭子壽鐫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
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爲人
所殺胡泳

雜記言行

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已下不
爲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道夫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第嘗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
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泛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振
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
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得意思舒暢不知他門

關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

義剛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
也懶惰淳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爲
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
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
得證候極精纔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

賀孫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
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
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

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并詩并杜
子美數詩而已

青昌

信州一士人爲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
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

過

論文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
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
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
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

個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

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

方子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緯綾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

免乎蹈襲也

人傑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末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

淳

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

淳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

學可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
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
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卽位詔只三數句今
人數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

若海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會南豐韓昌黎
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
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
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道夫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
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

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拱齋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垂角。煮

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道夫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方子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衰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衰做將去。以上論文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

文蔚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雉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爲好否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

璚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方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王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尊酒夜靜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賜

黃巢入京師。其夜有人作詩貼三省門。罵之。次日盡搜京師識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楊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

次諸家詩。廣

以上論詩

歷代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振

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東坡此文亦不曾見。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先生云云。又云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揚

五代史略假借太原。以劉知遠之後非僭竊。辭較直也。揚

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

結束了。故唐五代多繁冗。方子

趙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做得恁地也緣是他肚裏乖會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些子如後來立後一事也是心不正後感召得這般事來

義剛

樂毅昔卽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忘其國卽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楊

義剛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 and 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但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爲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制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圖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

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義剛

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疎。

義剛問蘇秦激怒張儀。如秦人皆說他術高，切以爲正是失策處。曰：某謂未必有此事。所謂激怒者，只是蘇秦當時做得稱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說是蘇秦怕秦來敗從，所以激張

儀入秦。庶秦不來敗。從那張儀與你有甚人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倒了這一着。後粧點出此事來。謾人。義剛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若海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定殺了。只得
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
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
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
祖說得不是。營

張良一生在荊棘林中過。只是殺他不得。任他流血成川。橫尸

萬里。他都不知。椿

叔孫通爲縣絕之儀其効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人傑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

文蔚

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藁耳中間事事有些廣

武帝征匈奴非爲祖宗雪積年之忿但假此名而用兵耳

壽昌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日有褻屍之禍先生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

師法不當如此論也

若海

楊惲坐上書怨謗要斬此法古無之亦是後人增添今觀其書謂之怨則有之何謗之有淳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龐魯闢略而能有成者欄

問先主爲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着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荆

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人傑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如漢文脩尉佗祖墓及石勒脩祖述母墓事皆相近必大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杙柱血爲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毫閔祖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

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人傑

陶淵明古之逸民若海

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爲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瑞棠

李白見宋王璘反便從吏之文人之沒頭惱乃爾後來流夜郎

是被人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

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蕩立見疎脫必大

顏魯公只是有忠義而無意智底人當時去那裏見使者來不

知是賊便下兩拜後來知得方罵義剛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

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道夫

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爲利僧孺所言爲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爲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旣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處置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爲也

升卿

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爲他藏掩得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

必掩得一半

楊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歛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

壽昌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

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廣

本朝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爲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爲。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讎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翰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因泛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効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卓

氣有盛衰盛時便做得未是亦不大段覺真宗時遠人直至澶州旋又無事亦是氣正盛靖康時直弄得到這般田地前漢

如此之盛。至光武再興。亦只得三四分。後來一切扶不起。亦氣衰故。揚

問章獻不如宣仁。然章獻輔仁宗。後來却無事。曰亦是仁宗資質好。後來亦是太平日久。宮中太寬。如催乳母事。宣仁不知此一事。便反不及章獻。可學

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爲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方子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出世之資。只緣學術不

正當遂快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卓

徽宗因見星變卽令衛士仆黨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來炒明日蔡以爲言又下詔云今雖仆碑而黨籍却仍舊義剛

建康形勢勝於臨安張魏公欲都建康適值淮西兵變魏公出而趙相入遂定都臨安饒

壽皇直是有志於天下要用人嘗歎自家不如箇孫仲謀能得許多人賀孫

上卽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

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

法制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自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賀孫

華州雲臺觀南京鴻慶宮有祖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猶有說若武夷山中佑觀臨安府洞霄宮知他主管箇甚麼

今之學規非胡安定所撰者仁宗置州縣學取湖學規矩頒行

之湖學之規必有義理不如是其陋也如第一條謗訕朝政之類其出於蔡京行舍法之時有所改易乎當時如徐節孝爲楚州教官乃罷之而易以其黨大抵本朝經王氏及蔡京用事後舊章蕩然可勝歎哉

人傑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爲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爲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爲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略倣經制爲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

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
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爲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
江西憲時陞對日亦嘗爲孝宗言之蓋此政是憲司職事又
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
子姪哭於家廟以爲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廣

本朝人物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
都不以此事爲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曰如
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植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

到耳。且如一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道夫

石守道只是麓。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茲所以不動心也。揚

韓富初來時。要拆洗做過。做不得出去。及再來。亦只隨時了。遇聖明如此。猶做不得。揚

立事之人。須是硬擔當。死生以之。立英廟。英廟卽位。繼感風疾。

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潁王。或曰若主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爲太上皇耳。溫公爲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處。人傑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於海。某謂正是羸豕乎蹢躅之義。當極治時。已自栽培得這般物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道夫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

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至恁地狼狽

道夫

王氏新經儘有好處蓋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著處因舉書中改古注點句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文字某嘗欲看一過與撫撮其好者而未暇

賀孫

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植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

管

曾南豐初亦耿耿後連典數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亦進荔枝後得滄州過關上殿劄子力爲諛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以下所無後面略略說要戒懼等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然

其文極妙

儒用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

淳

老蘇說得眼前利害事却好。

學蒙

東坡解經。莫教說着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精神。

木之

子由古史論。前後大槩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著。是他老來精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

淳

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然以
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
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叔黨緣
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
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
先衰絰在帷下矣可學

黃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艷詞小
詩先已定以悅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飯隨賡
蔡子詩此回休倔強凡事且從宜人傑

朝廷以議役法去章惇故惇後得以爲言

楊

京當時不主廢立故欽宗獨治童貫等而京罪甚輕

義剛

張孝純靖康間守太原虜人圍其城凡抵當半年守得極好虜人攻之不能下本自好了後來却去降番人做他官職是時淵聖以其圍急遣孝純之子張灝爲河北招討使之屬令自招義兵往援之以言君命則甚急而不可違以言河北之地則國家所恃以爲根本以言其父則正在危難有垂亡之厄當晨夕倍道以救之灝受命了自走了世界不好都生得這般人出來可歎

子蒙

靖康之禍縱元城了翁諸人在亦了不得伯謨曰心腹潰了

道夫

李伯紀大節好敗兵事乃當時爲其所治者附會滋益之不足盡信楊

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若海

秦會之人參時胡文定有書與友人云吾聞之喜而不寐前輩看他都不破如此淳

施全刺秦檜或謂岳侯舊卒非是蓋舉世無忠義這些正義忽然自他身上發出來秦檜引問之曰你莫是心風否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番人我便要殺你賀孫

宗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殮軍兵舉出大廳三日祭弔來哭不絕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

楊

岳太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

振

王子尚初在陝西爲金人所圍求救於曲端端命一愛將救之旣至欲求休息數日王不許戰敗奔入城王斬之旣而城陷王奔端端詰責欲殺之有幕僚力諫止囚之一日遣入蜀遂譖端於魏公魏公殺端

可學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

仲舒比之古人又淺

王龜齡學也麓疎只是他天姿高意思誠懇表裏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

賀孫

朱子卷十五

終

讀朱子緒言

朱子一生精力專在集註至今家絃戶誦歷萬世而無數後世
淺學之士往往詆其筆力不佳此真坐井之見也朱子與人論
註釋體不可自作文字自作文字則觀者貪看文字并正文之
意而忘之此朱子以大賢以上之資而能持初學小子之心故
心愈小而功愈大也試讀朱子文集其筆力何如而可輕爲議
論耶

朱子一生學問守定述而不作一句當時周有通書張有西銘
二程亦多文辭朱子則專一註釋蓋三代以後詩書禮樂散亡
已極孔子不得不以刪定爲功漢唐宋以後經書雖有箋疏而

蕪亂尤甚朱子不得不以註釋爲功此卓有定見非漫學孔子述而不作者也

讀他人文集語錄有當否有去取朱子則無一語不當無一篇可去蓋中正和平之至也

或以朱子文集語錄爲平常者此真不識朱子者也朱子妙處正在平常中庸註曰庸平常也則知朱子平常正是中庸之理布帛菽粟有何新奇所以萬古不可廢者正在此處

陸象山少時讀至宇宙二字曰宇宙內事是已分內事便見自任的意思朱子三歲問天之上何物便見窮理的意思

鷺湖之會朱陸異同之辯遂成聚訟不必更揚其波但讀兩家

年譜所記朱子則有謙謹求益之心象山不無矜高揮斥之意此則後來所未道耳

人言朱子酷好註釋雖楚辭亦爲集註似爲得已不知當時黨禍方興正人君子流離竄逐死亡載途朱子憂時特切因託楚辭以見意豈得已哉學者坐不讀書不能窺見古人微意未可輕議古人也

朱子生平註釋四書五經曾無晷刻之暇而又自著文集百卷不知如何有許多精力然亦是在野時多在朝時少讀書講論之時多居官治事之日少故成就愈久愈大耳乃知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未可爲不幸也

道學之譏愈盛則愈甚蓋君子小人不竝立也周子之時如草木在甲知之者惟二三君子世固莫得而譏也二程子徒與漸盛攻者漸多至朱子則更盛矣所以劉三傑姚愈之徒至有偽黨變爲逆黨窺伺神器圖爲不軌之言當時方正之士稍以儒名者至無所容其身而朱子曰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荅至今千載而下朱子俎豆學宮子孫世受恩澤而所謂劉姚之徒者三尺童子聞名而唾罵之然則爲朱子者何畏爲劉姚之徒者亦何益哉

當侂冑禁僞學時朱子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鳴

呼此乃所謂水落石出也附聲逐影之徒雖多亦何爲哉

宋世有幾篇大文字皆數萬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蘇氏父子王荆公及朱子諸封事是也東坡文字頗爲朱子所貶荆公遭際神宗力行新法卒至顛覆而不悟朱子封事皆切實易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

正心誠意四字上所厭聞不知有何可厭或以爲不切于時事不知時事非正心誠意如何做得

程子在經筵先論坐講之禮正其本也朱子在經筵一循時例爲之兆也兆足以行而不行此光宗之世不同于神宗之世也後人謂宋儒但講道學置討賊復仇于度外以爲腐儒無益國

家此未讀朱子諸封事也不但諸封事先後奏劄何一非討賊復仇爲國家計長久爲民生計實用後人不讀書妄以空疎之論訾議前賢簧鼓天下誠爲可恨

古今制民之產莫急于經界橫渠考亭皆以此爲要務卽荆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經界行不得法最易擾民推排打量終不如橫渠標竿之說法簡而無弊也

明道之議貢舉主于竟行古法朱子學校貢舉私議卽于今法中斟酌可否可謂周悉詳盡然分年試士之法病在太繁蓋國家造士取其足以致用無貴窮經也古人造士之法簡而易六德六行之外不過六藝習之者易曉而施于世爲有用今人造

士之法繁而難文辭聲病爲說多端習之者難工而施于世爲無補此大弊也朱子立法雖勝然皓首窮經煞費心力不如古法之簡易此予以爲尚須斟酌也

學校之法第一在擇師第二在立法朱子議中所舉呂希哲之言乃根本至論也

井田類說蓋朱子集漢儒荀氏何休諸論及班志所紀然而變通之精意不存也朱子論貢助徹法以爲溝洫不同亦未免泥于漢儒之論

今人動以文風之盛衰爲人才之盛衰非定論也昔商鞅以爲人不可多學爲士人廢了耕戰此雖無道之言然朱子取之以

爲當今士人千萬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此等人一旦得高官只是害朝廷何望其濟事噫以此觀之真古今一轍也

無極而太極猶言無所謂太極而實有一太極朱子所謂無形而有理也玩一而字便不是離了太極別有無極陸氏昆仲輕肆辯駁不但不肯細認而字并不肯細讀下文要之亦以周子爲近代人而忽之也非朱子如此表章周子之書烏能傳至今日只此便是聖人心事

朱子論文勝于橫渠二程然尚有未透曉處

二程論鬼神竟似陰陽朱子則平實近人然亦有未至精微處朱子論理氣無一語不透蓋深有得于太極圖也

仁字是論語中第一喫緊字程子嘗教人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張南軒亦極論之終不如朱子之博而該真而切爲得夫仁字之全體也人身配天地人之心配天地之心此處得大頭腦則仁不待論而明矣然亦自太極圖中貫徹出來五經之中三禮尤爲用世之書此一日不可少者朱子乞脩三禮劄切實可行而當時朝廷何以漫不之省今儀禮經傳集解謂非朱子手輯然大槩亦本朱子之意愚意禮以時爲大當于累代制作之後益以議論權衡乃爲確當然非聖人不能也蔡季通律呂書與八陣圖俱未能致用而八陣尤爲未覩肯蔡觀朱子語錄所載問答亦似未爲許可

從來廟制韋元成謂周爲七廟四親廟二世室與太祖廟而七也劉歆謂周爲九廟三昭三穆二世室與太祖之廟而九也班固以歆說爲是朱子姑兩存之愚謂元成說是也中庸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以成王時言則周實止二昭二穆何由有三昭三穆

朱子明堂圖彷彿井田遺意謂是三間九架屋隨時方位開門予謂未必然姑令人情不甚相遠決不戾于時俗豈有隆冬盛寒正北開門天子羣臣向朔風而朝羣后者謂之明堂決是向明無疑隨所處而異名也

郊社之禮以義言之必應合祭而古今之儒多主分祭朱子語

類亦謂應分祭但周禮自大合樂之外更不言分祭則朱子亦非定以分祭爲禮也

朱子語錄中論冠昏喪祭諸禮皆淺近切實可行所謂禮以時爲大也伊川所論便太泥古如以尸爲必當立影神爲必不可用皆太拘

朱子集中如大學中庸詩集傳序資治通鑑序皆極大文字不可不讀

只皇極辨一篇便見朱子有功于書經不淺諸儒議論以皇訓大以極訓中是何等解

道理中惟易學最深蓋窮理盡性之極也以孔子之聖尚假年

以學易況其他乎故知讀書爲學須要漸次有得于四書有得于諸經則易理自漸漸通貫此晚年極步工夫也今人每好談易自爲淵深高者僅得其形似耳朱子語類曰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此真知易者也

朱子于五經中惟易最爲研窮詩次之書又次之禮與春秋未嘗屬筆然儀禮經傳集解雖非全書亦見一班矣又語類中論禮及春秋處最通達最正大故知論禮而拘論春秋而鑿者皆朱子所不取也

荀揚王韓四子之書竝傳其中文中文子畢竟是一賢儒其著述多爲人所雜亂互有不同其中模彷彿論語處多是後人增入至

精當處漢唐以來諸儒皆莫能及朱子亦謂其賢於三子然纔經說以爲好名欲速輕道求售爲稍過矣

朱子論釋氏書如讀大紀觀心說等篇莫如釋氏論下篇更得要領橫渠二程皆莫及也

能鱗謹識

主敬論

道有合內外一天人徹顯微貫終始而無間者其惟敬乎敬者德之聚也不敬則慢慢則散散則不立敬者德之與也不敬則弛弛則墮墮則不行不立不行何所據而爲存省之功哉未發曰中必有所以致乎其中者中節曰和必有所以致乎其和者其所以能致夫中和者何也曰敬也是故仁中非敬動惻隱而不忍者少懈則忍之矣義中非敬動羞惡而不爲者少忽則爲之矣辭讓固本乎禮非敬而無失上則近傲下則近憂是非固本乎智非敬以生明察則近苛曠則近畧此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夾持之功不可偏廢者然無主于中不立斯無輔於外

不行內外主輔之辨又不可不審也朱子論敬獨有取於主一無適豈無意哉蓋人心敬則一不敬則二一心可以應萬事二心不可以應一事以言乎格物不敬則物何由格以言乎致知不敬則知何由致況乎心不敬則不正意不敬則不誠至于身則又內外天人顯微終始之樞機不可不慎也書曰慎厥身脩思求慎則敬之無所不用其極未則敬之無時可輟者也推而及夫齊家風始關雎樂而不淫敬之則也父著嚴君之象子肅祇服之容兄念鞠子之哀弟念天顯之大慈孝友恭有一不敬則門內皆無政也自家而國而天下君臣之道愈尊而居敬之義愈廣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有焉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

子有焉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羣臣有焉是又兼乎朋友之道矣
由是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其曷以故豈禮陳玉帛之
文樂奏鼓鐘之器歟非也禮非敬則無節樂非敬則無和無節
無和神其吐之矣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其所以
攝身心而達上下者一敬足以該之耳曲禮曰毋不敬非惟可
以畢舉全禮而樂亦在其中矣擴而論之無邪一言足蔽三百
非敬而詩之溫厚和平不見欽之一字足冠四代非敬而書之
典謨訓誥不傳易以定天下之吉凶而爻象多用惕厲春秋爲
百王之大法而辭直不涉浮夸然則有得乎主敬之學者天德
王道一以貫之豈非合內外天人顯微終始而無間者乎嗚呼

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敬字通書曰誠曰神曰幾又曰君子慎動幾者動之微而君子必以慎處之豈非不敬則不誠不誠則無物乎東銘長傲遂非皆不敬之箴西銘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尤畏天時保之義也正蒙曰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又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又曰入道莫如敬又曰敬者人之本伊川曰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朱子曰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于此卽謂之以敬集羣儒之大成也可蘇子云何時打破這敬字敬之時義大矣哉

後學能鱗撰